

name thee-Sabriel

land together linked,

who wear the crown.

lead down

and mortar

in frozen water.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古国三部曲

SABRIEL 萨布莉尔

[澳] 加思·尼克斯 著 张秋早 译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things, we name thee-Sabriel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幻世界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姚海军 主编

— 古国三部曲 —

SABRIEL

萨布莉尔

[澳] 加思·尼克斯 著

张秋早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SABRIEL by GARTH NIX

Copyright: © 1995 by GARTH NIX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布莉尔 / [澳] 尼克斯 著; 张秋早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4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6419-3

I. 萨… II. ①尼… ②张…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5403 号

图进字 21-2005-66 号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萨布莉尔

著 者	[澳] 加思·尼克斯
译 者	张秋早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李 珉
封面设计	黄远霞
版面设计	黄远霞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8.75
字 数	200 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 年 4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ISBN 978-7-5364-6419-3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楔子

离古国界墙三里开外的地方，远眺界墙外的安塞斯蒂尔，那里恰当正午，阳光普照，万里无云。然而，此处却正值日暮。层云压顶，一场单调绵长的大雨刚刚拉开序幕。雨来得很突然，人们还来不及支好帐篷，雨水就已倾盆而下。

产婆耸耸肩，将斗篷领口提高一些，向躺在帐篷中的女人俯下身。雨滴从她鼻尖滑落，溅在女人脸上。产婆的呼气聚成一片白色的雾霭。她的护理对象默然静卧，气息全无。

产婆叹口气，缓缓直起身来。这个简单的动作告诉旁观者：这个踉跄着走进他们林中营帐的女人已经死了。她努力维系着将熄的生命之火，在弥留之际把火种传给了自己的骨肉。但是，产婆刚从死去的母亲身侧抱起那个小得可怜的婴儿，婴儿便在简陋的襁褓中抽搐了一下，随即一动不动了。

“这孩子，也……？”旁边一个人问道。他的前额上，刚用草木灰画出的咒契清晰可辨，“那就没有举行浸礼的必要了。”

他抬起手，正准备从额上擦去印记，斜刺里突然探出一只苍白冰凉的手，干脆利落地扣住他的手，阻断了他的动作。

“别怕！”一个平静的声音响起，“我没有恶意。”

说话的人撤回惨白的手，移步走入篝火的光圈。周围的人戒备着，阴郁地看着他。有的人正从额上抹去咒契，有的人却已手搭弓弦或剑欲出鞘。

那男子径直走向两具尸体，打量了一会儿，侧过头面向看护们，揭开兜帽，露出一张死一般灰白的脸，它的主人显然在黑暗中行走经年，久未承受阳光恩泽。

“我叫阿布霍森，”他的话仿佛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面，在人群中掀起一浪不安的唏嘘，“今夜，浸礼将如常进行。”

咒契师看了看产婆怀中那个小小的襁褓，道：“孩子已经死了，阿布霍森。作为野地旅居者，我们熟悉死亡。生活一向待我们不厚，大人。”

“死亡与我渊源更深。”阿布霍森微笑着答道，苍白如纸的脸上现出几道笑纹。他的牙齿和肤色一样森然惨白，“听我说，这孩子还活着。”

咒契师强迫自己直视阿布霍森的眼睛，但很快便在后者的注视下畏缩了。他移开视线，扫视自己的同伴。人们站在原地，沉默地僵立。最后，一个女人开口道：“那事情就好办了。给孩子赐印吧，阿里尼尔。我们先去李奥维滩建新营区，你处理完这边的事再跟过来。”

咒契师微微颌首，接受了她的建议。其他人缓缓散去，开始打点行装，分拆刚搭好一半的营帐。他们显然不愿即刻拔营而去，但他们更不愿留在阿布霍森身边。这个姓氏萦绕着太多玄虚而无法言喻的恐惧。

产婆放下孩子，准备转身离开。阿布霍森叫住她：“等一等。你得留下来帮忙。”

产婆低头看那婴儿，是个女孩。如果没有那种反常的僵直和静默，她看上去像在恬然沉睡。产婆对阿布霍森曾有耳闻。如果他说这孩子还有希望……她小心翼翼地抱好孩子，将婴儿递给咒契师。

“如果咒契不能——”咒契师刚开口，阿布霍森就举起一只毫无血色的手，打断了他的话。

“让我们静待咒契的选择吧。”

咒契师又看了孩子一眼，叹口气，从衣袋中掏出一只小瓶，将它高

擎过顶,开始长声吟唱。这段咒文诵读着各种各样的人生:有人间碌碌浮生,也有曾居留红尘的过客和将重返世间的逝者。随着他的吟诵,瓶中燃起一簇不断律动的光亮。施咒者随即缄口,俯身用小瓶碰了碰地面,再将它贴到自己额前草木灰画出的印记上。然后,他在婴儿上方翻过手腕,将瓶子倒过来。

闪烁生辉的液体洒在婴儿头上,一阵夺目的流光刹那间照亮了这一小方林地。咒契师高声念道:“以统合万物的咒契之名,我等为汝赐名——”

通常情况下,婴儿的父母会在这个时候说出孩子的名字。此刻,开口的人是阿布霍森。“萨布莉尔。”他说道。话音未落,咒契师额上的咒印消失了,孩子前额上缓缓浮现出同样的印记。这表明:咒契认可了这次浸礼。

“但……但她明明死了!”咒契师吃惊地说。他小心地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发现草木灰痕迹的的确确已经消退。

没人回应他的话。产婆站在篝火另一侧,盯着阿布霍森。后者眼中一片虚无,双瞳倒映着跃动的火焰。一阵刺骨的寒雾缓缓从阿布霍森身侧升起,向缩在篝火另一侧的咒契师和产婆弥漫而去。他们想抽身逃走,但惧意却让他们举步维艰。

他能听见孩子的哭声——这是个好兆头。如果她已经穿过第一道门,那就必须精心准备才能将她追回,追回之后,她的心智也会遭到重大打击。

水流湍急。不过他对冥水的这条支流了如指掌。他绕过不怀好意的潜潭和旋涡,迂回前行。水流吮吸着他的灵魂,但他牢牢把持着自己的意识。激荡的冥水可以洗褪他肌肤的颜色,却无法危及他的存在。他驻足聆听,孩子的哭声渐渐小下去。他赶紧加快脚步,也许她就会快穿过第一道门了。

第一道门是一层迷离的雾障。雾中隐隐显出一道深暗的豁口，河水通过这道豁口流入雾后的幽寂。阿布霍森向豁口快步涉去，但他随即停步。孩子还没有漂过门去，什么东西半途截住她，将她抱了起来。那东西看起来仿佛一簇影子，立在茫茫黑水中，比门本身更幽邃，更黑暗。

影子比阿布霍森高好几英尺。原应是眼睛的地方，燃烧着两团苍白的磷火，周身散发着腐肉逼人的恶臭。河水中翻涌的寒意遇上这灼热的臭气，一时竟也相形见绌。

阿布霍森慢慢移近他。影子曲起一条黑色的手臂，漫不经心地托着婴儿。后者在那东西怀里不安地扭着身子，侧向他，似乎在寻找母亲的乳房。黑影将她抱开一些，仿佛她会灼伤他、蚀痛他似的。

阿布霍森小心地从挂在自己胸前的铃带的囊中掏出一只小小的银摇铃。他刚抬腕欲摇，那影状生物就高高举起婴儿，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飘忽而干涩，仿佛一条蛇从沙地上爬过。

“她是你灵魂的传承，阿布霍森。只要她在我手上，你就不能对我施术。她母亲已经渡过了这道门，让她也随我去吧。”

阿布霍森皱皱眉，将银铃放回原处。他认出了自己眼前的怪物：“不错，又换了副新形象，凯瑞格。你现在居然冲到第一道门外面来了，这次是哪个蠢货助了你一臂之力？”

凯瑞格张开嘴大笑起来，阿布霍森瞥见他喉咙里有火焰在燃烧。

“一个法力平平的普通角色而已，”黑影嘶声答道，“他完全没意识到，引我回来是要以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可惜光靠他的生命还不足以助我穿过最后一道门。好在你来了，正好可以帮我一把。”

“我？别忘了把你锁闭在第七道门之后的就是我？”

“没错。”凯瑞格低声道，“我想你已经感受到这件事的讽刺意味了。但既然你想要这个孩子……”

他作势将婴儿向河中抛去。孩子被这个动作弄醒了，发出响亮的哭声，伸出小手，猛地抓住构成凯瑞格身形的影子，仿佛揪住一领袍子

似的。凯瑞格失声痛叫,想把她甩开。但她的小手抓得很牢。凯瑞格使出浑身力气,终于摆脱了她。孩子放声大哭,直向冥水中坠去,眼看就要沉入黑水。凯瑞格伸出手,正想把她抓回来,但阿布霍森疾步上前,抢先捞起了她。

阿布霍森后退几步,单手掏出银铃,摇了两摇。铃声仿佛被一层奇异的幔帐罩着,并不响亮,但清晰有力,宛如有生命一般,在空中久久回荡,锐利如锋。凯瑞格骇然后退,坠入了门后那片黑暗中。

“还会有其他蠢货带我回来的!到那时……”他咆哮着,但冥水很快吞没了他。水流激荡回旋,汨汨低语,随即复归平静。

阿布霍森伫立良久,看着那道门。然后,他叹息一声,将银铃装回铃囊,低头打量臂弯中的婴儿。婴儿也用和他一样的深色眼睛回望着他。河水已经洗去了她肌肤上红润的色泽。阿布霍森伸手覆在她额前的印记上,紧张地摸索着她灵魂的脉动。冥水本应将她的生命冲刷殆尽,但咒契的印记护住了精魂。刚才,正是她的生命力灼伤了凯瑞格。

她冲他咯咯一笑。阿布霍森发觉自己的嘴角也忍不住挑了起来。他微笑着,转回身逆流而上,和她一起穿过重返现世之门。

阿布霍森睁开双眼前,孩子已经开始发出嚤嚤的啼哭。产婆急忙绕过暗淡将熄的篝火,想上前抱起她来。漫盖着地面的冰霜在她脚下咔嚓作响。阿布霍森拂去自己鼻尖上垂下的霜柱,急切地俯身看那婴儿,仿佛一位刚迎来新生孩子的慈父。

“孩子怎么样?”他问道。产婆回视他的眼神中满是欣喜。刚才了无声息的孩子现在哭声阵阵,生气十足。但和他一样,孩子的皮肤呈现出一片死白色。

“你听,大人。”产婆答道,“她好得不能再好啦。不过她可能有点冷——”

他冲篝火做了个手势,念出一个词。篝火立刻重新熊熊燃烧起来。

地上的冰霜融化了，火圈内的雨水蒸腾汽化，发出滋滋声。

“这火会一直烧到明天早晨。”阿布霍森说道，“我要带她回家。你愿意跟来照顾她吗？”

产婆犹豫着扫了咒契师一眼。后者依旧立在篝火另一侧，站得远远的，没有回应她的视线。她垂下眼帘，看了看自己怀中啼哭的婴儿。

“你是……你是个……”产婆低语道。

“一个役亡师？”阿布霍森接口道，“不完全是。躺在这里的女人曾经是我的爱人，萨布莉尔是我们的孩子。你能看出我们是一家人吗？”

产婆看着他俯身从自己怀里接过萨布莉尔，将她抱在胸前轻轻摇晃。孩子很快静下来，不一会儿就安然入睡了。

“好吧，”产婆答道，“我愿意跟你去照顾萨布莉尔，但她需要一个乳母……”

“她将拥有的东西远不止此。”阿布霍森若有所思地说，“但我的住所并非——”

咒契师从篝火那边走过来，清了清嗓子道：“如果您需要一个略通咒契之道的侍者，我可以为您效劳。”他犹豫着说，“虽然离开同伴非我所愿，但我却有幸见识了您驾驭咒契的力量，大人。”

“也许你不必离开自己的同伴。”阿布霍森心中一动，微笑着答道，“我想你们的头领也许不介意收纳两个新伙伴。因为工作原因，我必须四处游历，古国境内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的战场。”

“您的工作？”虽然周围已经暖意融融，咒契师发问时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颤抖。

“是的，”阿布霍森道，“我的确是个役亡师，但我与普通役亡者不同。其他人精通唤起死者的技艺，而我主要是引导他们重归安眠。我尽一己之力，禁锢那些不愿安息的逝者。我是阿布霍森……”

他转眼注视着婴儿，几近突兀地补充道：“萨布莉尔之父。”

第一章

几分钟前,这只兔子被车碾死了。它粉红的眼睛如玻璃般平滑清冷,血迹染红了异常洁白的皮毛。它刚从澡盆里逃出来,身上还散发着薰衣草浴液的浅香。一位高挑的年轻姑娘俯身凝视着它的尸体。姑娘的皮肤苍白得异乎寻常,黝黑如夜的短发剪成时兴的式样,微掩着她的脸。她没有化妆,也没戴任何首饰,只在那件海军制服夹克上别了枚亮晶晶的校徽。这枚校徽,加上她的长裙、长袜和软底鞋,把她的学生身份暴露无遗。她的校徽下别着块名牌,上面镌着“萨布莉尔”的字样,还有一个罗马字的“VI”和一顶小小的金色王冠。可以看出,她在念中学六年级,而且是名级长。

毫无疑问,兔子已经死了。萨布莉尔从它身上收回视线。她身后,一条砖石小路弯弯曲曲地延伸开去。路尽头是两扇气势俨然的熟铁大门。铁门上方,一排仿哥特体的镀金大字母拼出“威沃利学院”的字样。另一列稍小的字母是:“高雅青年女子学院,建于1652年”。

此时,铁门上正攀着一个纤细的人影。她轻捷地绕开门顶那些防人攀爬的刺钎,在离地面几尺的地方一跃而下,向这边奔来。她的辫子在脑后跳跃着,砖石地面上响起一阵心急火燎的脚步声。一开始,她埋头全力加速,当她脚步渐稳,抬头向这边看来时,马上注意到萨布莉尔和那只死兔子。她发出一声惊呼。

“小兔!”

听到女孩的叫声,萨布莉尔心中一凛。犹豫片刻,她向兔子蹲下身

去,把自己苍白的手搁在兔子两只长耳间。她闭上眼睛,表情瞬间如石化般凝住了。她微翕的双唇吹响一声轻柔的口哨,仿佛远方掠过的风吟。一片冰雾从她指间弥漫开来,在她膝下足边的沥青地面上结成薄霜。

向这边跑来的女孩看到蹲在兔子身边的萨布莉尔身体突然一软,向路上倒了下去。好在她及时伸出手臂保持平衡,没有摔倒。不过片刻,她便重新稳住身体,伸出双手去抓那兔子。这时,兔子已经奇迹般地复活了。它双眼闪着明亮生动的光泽,挣扎着想摆脱她的掌握,其急欲脱身之情和它从澡盆里蹿出来时一模一样。

“小兔!”年纪稍小的女孩见萨布莉尔提着兔子后颈站起来,“哦,多谢,萨布莉尔!我听见刹车声时还以为……”

萨布莉尔把兔子递给她。见她手上染着殷红的血迹,女孩的身体颤抖起来。

“它没事,杰茜丝,”萨布莉尔淡淡地答道,“刚才只不过擦了一道小口子,现在差不多已经好了。”

杰茜丝仔细看了看她的兔子,然后回视萨布莉尔,眼里涌起一股恐惧的暗流。

“有血迹,却没有伤口。”杰茜丝结巴道,“你,你究竟……”

“我什么也没做。”萨布莉尔打断她,“倒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到门外来吗?”

“我出来追小兔。”杰茜丝回答道。话题的转换驱散了她眼中的暗影,“你知道……”

“别找借口,”萨布莉尔口气生硬地说,“还记得周一集会上安布瑞德夫人怎么说的吗?”

“这不是借口,”杰茜丝抗议道,“这是正当理由。”

“那你自己去跟安布瑞德夫人说吧。”

“哦,萨布莉尔!别这样!你看,我是因为要追小兔才这样的。以前

我从没出来过……”萨布莉尔投降似的举起双手，接着向门那边比了个手势。“如果你在三分分钟内消失，我就当没见过你。这次先打开门再进去，我回去时会锁门的。”

杰茜丝笑了，脸上写满欣喜。她紧紧搂着小兔，沿着小路飞快地转身跑去。

见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后，萨布莉尔再也无法压抑周身泛起的战栗。她深深躬下身去，冷得浑身发抖。刚才，一瞬间的软弱击溃了萨布莉尔，让她背叛了对自己的承诺，违背了对父亲的誓言。不过这次救活的只是杰茜丝的宠物兔子，但是，今后呢？今天救回一只兔，明天就可能救回一个人。更可怕的是，她运用起自己的能力竟如此自如：在冥河源头处她就抓住了那灵魂，将它遣回时也没费多大力气。兔子起死回生时，她只用了几个简单的咒印就治愈了创口。她甚至不需摇铃辅助，也不需要役亡师们常用的其他法器。哨声和意志就是她的全部武器。

对萨布莉尔来说，死亡与死后的世界并不神秘。然而，她宁愿对此一无所知。

这是萨布莉尔在威沃利学院的最后一学期。准确地说，她已经结束了学业，再过三个星期就要离开学校了。她的毕业成绩中，英语和音乐都是第一，数学和自然科学分别是第三和第七，格斗课和礼仪课的成绩则分列第二、第四。此外，她还在魔法学习中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生。不过，这项成绩没有在毕业证书上列出。安塞斯蒂尔境内，只有在古国边境那道界墙附近，魔法才能运作如常。再远些的地方，魔法力量即使存在，也微乎其微。那里的人们一般对此缄口不提。著名的威沃利学院距界墙只有四十英里。只要学生得到家长的特许，学院就负责对他们进行魔法方面的教育。

当年，萨布莉尔的父亲带着她离开古国，想将五岁的女儿送进寄

宿学校时，正是因为最后这条理由才选择了威沃利学院。第一年，父亲送她入校，用古国那种经久耐磨的银币给她付清了学费。自那之后，他每年只在仲夏和冬至时来住上几天，探望女儿。当然，他不会忘记带来银币。

因此，女校长对萨布莉尔青眼有加也就不足为奇了。何况萨布莉尔和普通女孩不同，似乎对父亲难得来访的事实不以为意。安布瑞德夫人曾就这件事找她谈过，但萨布莉尔答道，即使父亲本人不亲临学校，她也能经常见到他。这让安布瑞德夫人颇为不安，因为她没有参与魔法教学，也根本不想和相关事物打交道。当然，家长们若是肯花大价钱让孩子们学点法术基础，她还是很高兴的。

可想而知，安布瑞德夫人没有兴趣了解萨布莉尔平时是怎么和父亲见面的。萨布莉尔本人倒是一直期待着父亲的来访。她翻查年鉴，时时留意着月亮的相位变化。那本皮革封面的年鉴上，不光编印有两个国家各不相同的月相变化，也包括了关于季节交替、潮汐涨落等情况的珍贵信息。界墙两侧的国土上，气象流变不一，更替消长从未一致过。每当月形渐残，最终消隐在夜空中时，阿布霍森的影像就会出现在女儿面前。

晚上等候父亲时，萨布莉尔会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只有六年级学生才有这种特权，此前她不得不在图书馆偷偷和父亲见面）。她烧上一壶开水，一边喝茶，一边看书，直到屋里旋起一阵熟悉的气流。炉火熄了，灯光暗淡下去，百叶窗咔咔作响。这一段必不可少的前奏过后，阿布霍森散发着幽幽磷光的影像便会出现在那张空扶手椅上。

进入十一月后，萨布莉尔特别希望能尽快与父亲见面。这将是阿布霍森最后一次来探望女儿。中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她想和父亲商量一下未来的计划。安布瑞德夫人希望她继续上大学，但这意味着她必须搬到离古国更远的地方。她的魔法会衰弱，父亲想见她时只能亲自来学校。即使是这样的普通探访，次数也只能比现在更少。然而，另一方面，

如果她选择继续深造，就不必与很多自五岁入学时起就朝夕相处的好朋友分开。大学生活也将给她提供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让她有更多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在威沃利学院时，男生简直是奇货可居的生物。即使她会失去魔法，能够与死亡和亡者们疏远一些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

此时，萨布莉尔手里捧着一本书，一边等待父亲出现，一边思考着这些问题。她身侧的椅子扶手上，一只半满的茶杯危险地保持着平衡。时近午夜，阿布霍森还没有出现。萨布莉尔已经核对了两次年鉴记录，也曾打开百叶窗亲眼眺望玻璃后的夜空。今天的确没有月亮，但父亲到现在还杳无音信。她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失约，一阵不安涌上她心头。

萨布莉尔很少认真揣度古国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但她知道一些古老的传说，对早年与旅居者们一起的生活也保持着模糊的记忆。阿布霍森的确是个强大的咒契师，但即使如此……

“萨布莉尔！萨布莉尔！”

一阵高分贝的急呼打断了她的冥思，紧接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有人在屋外摇着门把手。萨布莉尔叹口气，拉开椅子，端着茶杯走过去开了门。

门外是个年轻女孩。她双手颤抖，紧张地绞着自己的睡帽，苍白的脸上写满骇意。

“奥怀恩！”萨布莉尔惊讶地说，“怎么了？苏珊又病了吗？”

“不，”女孩抽泣着说，“我刚才听见塔楼那一侧的房门后有动静，还以为是吕蓓卡和伊勒在背着我吃夜宵，就开门看了一眼……”

“什么！”萨布莉尔惊道，瞬间警觉起来。半夜里，在离古国这么近的地方，一般不会有人的。她打开通向户外的门。

“对不起，”奥怀恩哭道，“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门外不是吕蓓卡和伊勒——是一团黑影，它想进屋来。我马上关门……”

萨布莉尔把茶杯一扔，推开奥怀恩，向外冲去。茶杯摔碎在地上时，她已经身在走廊了。这种暴殄天物的举动让奥怀恩倒吸了一口凉气，但萨布莉尔没空去管她。她疾步小跑起来，一路上把触手可及的灯全部打开。西寝厅的门洞开着，她冲到门口时，只听屋内响起一片尖叫声。叫声很快升级，合成一波歇斯底里的声浪。寝厅里睡着四十个不到十一岁的女孩，大多是一年级的。萨布莉尔深吸一口气，抬手做好施法准备，移步走进屋内。还没有看清情况，她便已经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寝厅又窄又长，屋顶不高，窗口狭小。床和小桌分列在房间两侧。长厅另一头那扇门后是通向西侧塔楼的梯级。本来这扇门是里外加锁的，但在来自古国的力量面前，门锁根本无济于事。此刻，大开的门外正立着一个身影。它深黯黝黑，仿佛有人精心选取了一片无星的夜空，从中裁出人形。它面目模糊，五官不明，脑袋不停地扭动着，只有四个指头的手爪中，提着一只简陋的粗麻布口袋。

萨布莉尔比出一串复杂的手势，勾勒出几个咒印。它们主宰着睡眠、宁静与安息。她双手向寝厅两侧一扫，随即在空中画出一个统御符文，将所有咒印统合为一。屋里其他女孩马上不再尖叫，缓缓躺回床上，安静下来。门口那生物也不再左顾右盼。萨布莉尔知道，它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自己身上。它迟缓地移动起来，笨拙地提起一条腿，踏前一步，停了一会儿又挪出另一步。那生物重心不稳，动作滞拙僵硬，在单薄的地毯上刮出一阵怪异的摩擦声。它每经过一张床，那张床上方的顶灯就瞬间炽亮起来，随即转而熄灭。

萨布莉尔垂下手，紧紧盯着那生物的身形，捕捉构成它存在的基质。虽然手中没有任何法器和道具，但她只犹疑了片刻时间，就顺利越过分界点，踏入了冥界。她的视线始终没有从入侵者身上移开。

阴冷如常的冥水漫过她的小腿。天幕依旧是没有半点暖意的深灰色，漫延开去，与一成不变的地平线相接。她能听见远方第一道门处隆

隆的水声。那生物踏入现实世界时，死亡的瘴气模糊了它的实体。现在，它的真身已清晰可辨。这生物来自古国，虽是人形，相貌却更像猿猴，智力明显低下。但是，事情不止如此。那生物背后连着一根黑线。萨布莉尔心中惧意骤起。那根线直深入河水中，一直穿过第一道门，通向冥界更深处。线的另一头无疑握在一个老练的傀儡主人手中。只要这根线存在，那生物就处于主人的操控之下，从感官到灵魂，完全为主人所用。

有人碰了碰萨布莉尔现实中的身体，她急忙不情愿地将意志撤了回来。一阵轻微的反胃感泛起来，暖意涌进她被冥界冻僵的身子。

“那是什么？”一个镇定的声音在她耳边问道。说话者已经上了年纪，声音起伏间蕴涵着咒契法术的力量。这是格林伍德小姐，学院的魔法学督。

“一个亡者仆役，是灵体。”萨布莉尔答道。她的注意力马上又回到那生物身上。它已经走到寝厅正中，依旧心无旁骛地挪动着笨拙的步子，“它是被遣回现世的，没有自主意识。它的主人身在第一道门之内。”

“它来这儿干什么？”魔法学督问道。她的语气平静如常，但萨布莉尔能感觉到，咒印已经开始在她声音中集结，在她唇齿间具现——这些印记将施放电与火，召唤大地毁灭性的力量。

“它没有明显的恶意，也没有想造成实际伤害的举动。”萨布莉尔缓缓答道，同时心下斟酌着合理的解释。她经常向格林伍德小姐解释役亡术方面的魔法。魔法学督教她学习咒契法术时从不涉及役亡术，但萨布莉尔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役亡术和亡者们的知识——比她自己希望知道的更多……“暂时别轻举妄动，我试着和它谈谈。”

冰冷的水流又一次包围过来，寒意啃咬着她。冥水绞着她的双腿，想吞没她，冲走她。萨布莉尔牢牢把持自己的意志。寒意渐渐退为一种